

征稿: <海韻> 文藝副刊歡迎惠稿, 舉凡短篇小說, 散文, 現代詩歌, 古典詩詞, 曲藝雜談, 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鑑賞, 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 文長勿超過千五字, 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 63-2-2411549 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 聯絡電話。

青菜人生

張必強

我的飯桌上天天少不了青菜, 青菜不但是一種青翠碧綠的綠色蔬菜, 更是一種味道鮮嫩, 營養極為豐富的蔬菜。

小時候我非常討厭青菜, 每年到了入秋之後, 飯桌上頓頓吃青菜, 母親有時為了節約時間和節省柴火, 把青菜放在米飯鍋上蒸, 飯燒熟了, 青菜蒸糊了, 然後放上一點鹽, 用菜刀切一下就成了一餐的菜, 又黃又糊又沒有油的青菜真難吃。到了嚴寒的冬天, 沒有時令蔬菜, 飯桌上只剩下一碗青菜和自家醃製的松菜, 實在下不了飯。

有時為了改善一下青菜的吃法, 母親做了一碗青菜湯, 不放油, 沒有味精, 只是煮出青菜的味道。

如此守著似水流年的日子, 我心中覺得青菜儼然似一個農村老婦, 又老又醜, 實在令人討厭。經過了時光的磨礪, 我漸漸發現, 青菜的味道越來越好, 不再那麼討厭它, 覺得我們的生活其實和青菜一樣平淡和樸素, 而這正是我們伸手就可以抓到的幸福, 這樣的幸福實實在在, 卻又不玄妙高深。

青菜以一身亮眼的綠衣, 獨特的魅力, 如今已經成為人間尋常的美味食材。秋日裡, 鮮嫩的小青菜甘爽可口, 那嫩綠的青菜散發著勃勃生機, 一陣飄來的清香更顯得格外油潤翠綠。

望著已經炒好的時令青菜, 我頓時聞到一股甘甜清香的味道, 立即在空氣中蔓延開來, 令我口水垂涎三尺。我立刻用筷子夾起青菜, 立馬放進嘴裡, 頓時一股特有的味道使人神清氣爽, 在嘴裡, 我慢慢品嚐, 青菜又軟又糯, 帶有一絲甘甜, 吞進肚子裡後, 還忘不了再舔一舔嘴巴, 再次回味無窮。冬天被霜打過後, 青菜的口感更是清脆, 它脆而不粘牙, 清香的味道順著汁水溢了出來, 這種清香甘甜的味讓我直沁肺腑, 這時節, 誰能抵擋得住這唾手可得之至簡誘惑? 臘月青菜, 平凡美好, 人間清歡。

年少時, 我討厭平常而質樸的青菜, 長大後卻成了我最愛吃的蔬菜, 我心中頓然覺得青菜儼然似一位樸樸素素、不塗脂抹粉、不奇裝異服、不拿腔捏調、不刻意張揚、不故作姿態、永遠是清新怡人的鄉村女孩。寧可食無肉, 不可食無綠。青菜是最喜歡的綠葉蔬菜, 不僅是味道甜美爽口, 更是能讓舌齒交融時分泌出一曲美妙的樂章。

在我自己的菜地裡, 看到青菜長得嫩葉枝綠, 一片勃勃生機的綠葉, 在微風中輕輕搖曳, 給人一種生命美好的象徵, 像小孩子高的笑臉呈現在我的眼前, 令人十分喜愛。

跨進菜園, 我撫摸著可愛的青菜, 那種心靈深處的成就油然而生: 青菜豆腐, 就像做人一樣清清爽爽; 人活一輩子, 平淡是真, 慢慢就會發現, 自己的人生底色, 已不知不覺像一碗兒時的青菜湯, 青翠而乾淨。

北齊的堅守、北周的奮鬥, 直至明朝的大規模修築。每一次的修築, 都是對我身心的磨礪, 也讓我更加堅韌。在明朝, 我有了如今的模樣, 東起山海關, 西至嘉峪關, 全長 6700 多公里, 成為蜿蜒於山巒之巔的巨龍, 挺起中華民族的脊梁, 守護著華夏大地的安寧。

漫漫歲月, 我經歷了許多刻骨銘心的故事。我目睹千年烽火, 每一磚一瓦都鑄刻著歷史的痕跡; 我忍受血染身軀, 每一朝一夕都銘記著英雄的悲歌。那些心痛的回響, 讓我更深刻理解了守護的意義。

如今, 華夏的兒女, 在和平的搖籃裡, 漫步在我胸懷。

他們想挑戰「不到長城非好漢, 屈指行程二萬。」或感受「秦築長城比鐵牢, 蕃戎不敢過臨洮。」或欣賞「欲上長城頂, 相看大漠江煙。」或深情頌讚「雄關帝城, 馳名外瀛, 萬里長城今猶在, 全是華夏兒郎血。」

那些落在我肌膚的親切腳步, 每一步都是對歷史的致敬; 那些拂過我身軀的溫柔眺望, 每一眼都是對未來的期許。

我, 長城, 穿越了千年的風霜, 仍屹立在世界的東方, 靜靜地俯瞰著這片廣袤的大地。我深入中華民族的地底, 紮下堅韌不拔的根, 長出自強不息的葉, 開出璀璨文明的花, 結出生生不息的果。我蜿蜒在歷史的彼岸, 用時間的絮語, 將信仰傳遞; 我矗立在靈魂的深處, 用空間的迴響, 將精神弘揚。我, 不僅是一道橫亘千里的雄偉防禦工事, 更是一種信仰、一種精神、一種圖騰, 深深地烙印在中華民族的心中, 激勵人們不斷前行, 書寫更輝煌的華章。

歷史的印記 英雄的傳奇

楊永帥

我, 長城, 自誕生之日起, 便承載著厚重的歷史與無盡的期望。

我在西周的襁褓裡萌芽, 「烽火戲諸侯」是軍事防禦思想一朵初綻的花。那時的我, 零星分佈, 雖不起眼, 卻已埋下了守護的種子。

歲月流轉, 我迎來了春秋戰國的烽火連天。在那個英雄輩出的時代, 我在風雨中屹立, 伸展身姿, 遍佈枝丫。我見證了無數戰士的英勇與犧牲, 也承載了無數家庭的悲歡與離合。

秦國一統, 我迎來新生。秦始皇下令連接和修繕各國長城, 我得以跨越山川, 西起臨洮, 東至遼東。我扎根萬里, 虬枝凝望, 見證秦朝的輝煌與悲壯。

然而, 我的成長之路也長滿坎坷和疼痛。我經歷了漢朝的烽火、北魏的雄心、

利和棟梁賢昆玉金慈, 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四十分壽終內寢於加洛干市本宅, 享壽積閱九十有六高齡。安葬於加洛干市拉羅瑪紀念墓園(La Loma Cemetery, Caloocan City)之原。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蔡衍遠逝世

菲律賓龍敦義社總社訊: 本總社常務副理事長蔡金鵬倪仲令尊蔡衍遠老伯(晉江市永和鎮壩邊村), 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三日(星期一)上午八時出殯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蔡衍遠逝世

旅菲關聖夫子文化會訊: 本文化會會員蔡金鵬倪仲令尊蔡衍遠老伯(晉江市永和鎮壩邊村), 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三日(星期一)上午八時出殯於聖國聖樂堂。本文化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蔡衍遠逝世

計順市和記訊: 僑商蔡衍遠老伯(晉江市永和鎮壩邊村), 亦即蔡金鵬、華源令先尊, 即周秀端令夫君, 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三日(星期一)上午十時三十分, 壽終於崇基醫院, 享壽七十有七高齡。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102-ROSE GARDEN靈堂。擇訂十一月十一日(星期一)上午八時出殯於聖國聖樂堂。

洪連城逝世

計順市和記訊: 僑商洪連城先生(晉江市金井鎮湖仔村), 亦即洪極森、於鑫、榮坤、曉琳賢昆玉金先尊, 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四日(星期二)上午十時三十分, 逝世於JUSTICE JOSE ABAD SANTOS GENERAL HOSPITAL, 享壽六十二歲。哲人其萎, 軫悼同深。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SANCTUARIUM 206-FREESIA靈堂。擇訂十一月十日(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出殯於聖國聖樂堂。

文藝副刊



海韻

蔡奕棋家屬捐石獅總會

菲律賓石獅市同鄉總會訊: 本總會副理事長蔡奕棋親賢, 不幸於二〇二四年十月四日壽終於中國福建省立醫院, 享壽八十高齡。哲人其萎, 軾悼同深。

蔡奕棋副理事長為忠厚老實, 生前樂善好施, 熱心公益, 關心會務。其家屬秉承其美德, 於守制期間, 仍不忘行善, 特捐本總會福利基金菲幣伍萬元。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 謹藉報端, 致申謝忱。

蔡奕棋家屬捐 青陽蔡氏聯誼總會

菲律賓青陽衍派蔡氏聯誼總會訊: 本會顧問蔡奕棋宗長於二零二四年十月四日凌晨五時三十九分, 壽終於中國福建省立醫院, 享壽八十有七高齡。老成凋謝, 軾悼同深。靈柩於十月十七日空抵菲律賓。出殯之日, 飾終令典, 白馬素車, 極盡哀榮。

奕棋宗長後嗣平素孝思純篤, 謹遵嚴訓, 樂善好施, 熱心社會團體, 關心本會會務, 守制期間仍不忘慈善公益, 特捐菲幣兩萬元充作本會福利用途, 仁風義舉, 殊堪欽式, 謹藉報端, 予以表揚, 並申謝忱。

蔡金鵬、華源昆玉丁憂

菲律賓金鵬各鄉聯合會訊: 驚悉本會蔡參議委員金鵬、蔡稽查主任華源賢昆玉令尊蔡衍遠鄉長(祖籍晉江市永和鎮壩邊村)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三日(星期一)上午八時出殯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問家屬勉其節哀順變。並致送花圈。

蔡華源丁憂

晉江市永和鎮旅菲各鄉聯合會訊: 本會副監事長蔡華源鄉賢令尊蔡衍遠鄉賢(晉江市永和鎮壩邊村)。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三日(星期一)上午八時出殯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問家屬勉其節哀順變。

蔡華源丁憂

晉江市永和鎮旅菲各鄉聯合會發展董事會訊: 本會董事蔡華源鄉賢令尊蔡衍遠鄉賢(晉江市永和鎮壩邊村)。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三日(星期一)上午八時出殯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問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並愛訂於十一月九日(星期六)晚七時, 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屆時, 敬請本會職員務希前往參加獻花祭禮及越日出殯執紼, 以表哀思, 而盡鄉誼。

蔡華源丁憂

晉江市永和鎮旅菲各鄉聯合會訊: 本會企劃主任蔡華源學長令尊蔡衍遠老伯父(晉江市永和鎮壩邊村)。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三日(星期一)上午八時出殯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問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並愛訂於十一月九日(星期六)晚七時, 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屆時, 敬請本會理事務希前往參加獻花祭禮及越日出殯執紼, 以表哀思, 而盡鄉誼。

蔡華源丁憂

晉江市永和鎮旅菲各鄉聯合會訊: 本會企劃主任蔡華源學長令尊蔡衍遠老伯父(晉江市永和鎮壩邊村)。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三日(星期一)上午八時出殯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問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並愛訂於十一月九日(星期六)晚七時, 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屆時, 敬請本會理事務希前往參加獻花祭禮及越日出殯執紼, 以表哀思, 而盡鄉誼。

蔡衍遠逝世

菲律賓龍敦義社總社訊: 本總社常務副理事長蔡金鵬倪仲令尊蔡衍遠老伯(晉江

市永和鎮壩邊村), 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三日(星期一)上午八時出殯於聖國聖樂堂。本總社聞耗, 經派員及函電慰唁, 勉其節哀順變。

蔡華源丁憂

菲律賓福建青年聯合總會/國際華僑華人青商絲路交流協會訊: 本會副會長蔡華源先生令先尊蔡衍遠老先生, 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三日(星期一)上午八時出殯於聖國聖樂堂。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問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並擇訂於十一月九日(星期六)下午七時, 在其靈前舉行獻花祭禮。屆時敬希全體職員準時出席參加獻花祭禮及出殯執紼行列, 以表哀思, 而盡會誼。

洪肇從遺孀逝世

旅菲華英同鄉會訊: 本會洪故常務顧問(曾任本會理事長)肇從鄉彭令淑配、洪府Alicia Guillem Bilan太夫人(原籍晉江市龍湖鎮溪後中堡村), 亦即本會鄉僑洪峻峰、『清池』、燦煥、利和、棟梁賢昆玉金慈, 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四十分壽終內寢於加洛干市本宅, 享壽積閱九十有六高齡。寶婺星沉, 軾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巴示殯儀館舊廈Chapel Imperial Classic靈堂, 擇訂於十一月十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出殯, 安葬於加洛干市拉羅瑪紀念墓園(La Loma Cemetery, Caloocan City)之原。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菲華英林洪氏家族總會訊: 本會家故理事肇從宗長令淑配、洪府Alicia Guillem Bilan太夫人(原籍晉江市龍湖鎮溪後中堡村——英華), 亦家族親峻峰、『清池』、燦煥、利和、棟梁賢昆玉金慈, 不幸於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四十分壽終內寢於加洛干市本宅, 享壽積閱九十有六高齡。婺星匿彩, 哀悼同深! 現設靈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巴示殯儀館舊廈Chapel Imperial Classic靈堂, 擇訂於十一月十日(星期日)上午十時出殯, 安葬於加洛干市拉羅瑪紀念墓園(La Loma Cemetery, Caloocan City)之原。本會聞耗, 經派員慰唁其家屬, 勉其節哀順變!

菲律賓六桂堂宗親總會訊: 本會洪故理事肇從宗長令淑配、洪府Alicia Guillem Bilan太夫人(原籍晉江市龍湖鎮溪後中堡村——英華), 亦宗親洪峻峰、『清池』、燦煥、

秋日離歌

張忠報

颯颯秋風起, 翩翩黃葉飛! 時令漸至寒露, 清晨起床的時候, 我聽到室外有細雨落地的沙沙聲, 推窗查看時, 發現那是樓下的白楊樹被風吹過時發出的。

歐陽修在《秋聲賦》中說秋風有金石之音, 究其原因也是風吹過樹林時發出的; 特別是在相對寂靜的夜晚, 那種疾風掃落葉的聲音尤為清晰。相比而言, 陳子昂的「遲遲白日晚, 裊裊秋風生」就寫的較為婉約; 兩者都以獨到的筆觸描寫了秋風的景致, 不同的是, 陳之昂描寫的是初秋時節涼意輕拂的微風, 而《秋聲賦》中描述的卻是深秋時節獵獵作響的寒風。

同往年相比, 今年「秋老虎」的回熱時段持續較長, 但隨著幾場冷空氣的侵襲, 天氣終於逐漸轉涼了。早晨出門的時候, 可以看到路上的行人已穿上了秋裝外套。

城區柏油路邊的一些落葉喬木依然枝繁葉茂, 但日漸枯萎的葉子已在風中瑟瑟發抖; 綠化帶內的紫薇花雖然還打著朵, 但已焉頭耷腦的沒有了精神。往日聒噪的蟬鳴似乎一下子銷聲匿跡, 連一些秋蟲的吟鳴也變得十分微弱。以前在路上行走時, 時常聽到路邊的樹上有溜圓婉轉的鳥鳴聲, 但現在卻聽不見了。也許是為了保存熱能, 它們也噤聲不言了; 春夏之際有些鳥一直在枝頭嘰嘰喳喳地叫著, 那大概是在和愛巢中的雛鳥不停地交流, 但現在小鳥兒都已長大飛遠, 它們再也不用與僕軟語了。

郊外的田地秋收已畢, 往日遮擋視線的玉米高粱等作物都已收割乾淨, 棉花、花生、紅薯等田地也已裸露出黃褐色的土地。哺育了萬物的大地像是終於卸去了沉重負荷的母親, 她在靜靜地休憩, 靜靜地等待著農民再次把希望的種子耕種在它無所不納的懷抱中。而現在, 勞累了一年的她似乎正在養精蓄銳, 同時把一種可以極目遠望的空曠遠景呈現出來。

「碧雲天, 黃葉地, 秋色連波, 波上寒煙翠!」秋天的景色總是滿溢著離愁緒, 因為在蕭瑟的秋風中, 萬物都顯示出了萎靡蕭條的一面。夏天生機勃勃的景象似乎消失殆盡, 只有秋日的晴空異常澄清明麗, 所以詩人劉禹錫寫出了「晴空一鶴排雲上, 便引詩情到碧霄」的詩句。不得不說秋季的天空是非常美麗的, 就連夜晚的月亮也十分皎潔明亮, 所以古人說「春花」「秋月」都是人間至景。

在那靜穆悠遠的天空, 偶爾會看到徐徐飛過的雁陣, 它們邊飛邊發出清越淒楚的鳴叫聲。有時我會一直仰望著那排列有序的人字形雁陣漸漸消失, 那是譜寫在秋季樂章中最扣人心弦的音符, 也是浩渺長空最引人注目的一道風景線, 此情此景總會讓人想起李白那句「長風萬里送秋雁」的詩句。

是的, 這是一個萬物都在訴說著別離的季節, 不單是飄落的樹葉與銷聲匿跡的蟲鳴蛙鼓, 就連天空也演繹出「雁叫聲聲心欲碎」的場景! 這就像原本高朋滿座笑語喧嘩的客廳漸漸人影稀落歸於寂靜。而一切只是暫時的, 因為播入大地的種子必將孕育出新的希望, 而來年的春日暖陽必將迎來新的鳥語花香!

訃告

蔡衍遠 (晉江市永和鎮壩邊村)

逝世於十一月三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102號靈堂 (Sanctuary-102 Rose Garden)
擇訂十一月十一日上午八時出殯

陳宏博

逝世於十月廿八日
現停柩於計順市亞蘭禮查大街聖國殯儀館311-312號靈堂 (Sanctuary 311-312)
擇訂十一月八日出殯